

故事中国青春志

任玉瑶 著

# 贝壳

## SEASHELL



其实 每一枚贝壳的形成  
又何尝不是一个少年经历时间锻造的过程  
最初 我们都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对这个世界毫不设防  
然而终于有一天  
要为自己裹上力能扛斤的盔甲  
用来抵御所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力量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壳/任玉瑶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438-6506-8

I.贝… II.任…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3185号

# 贝壳

---

任玉瑶 著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张志红

装 帧 设 计：贤才文化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660×960 1/16

印 张：17.5

字 数：250000

书 号：ISBN 978-7-5438-6506-8

定 价：22.80元

---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Scene 1	4
Scene 2	23
Scene 3	43
Scene 4	62
Scene 5	81
Scene 6	105
Scene 7	120
Scene 8	138
Scene 9	156
Scene 10	167
Scene 11	195
Scene 12	228
Scene 13	254
番外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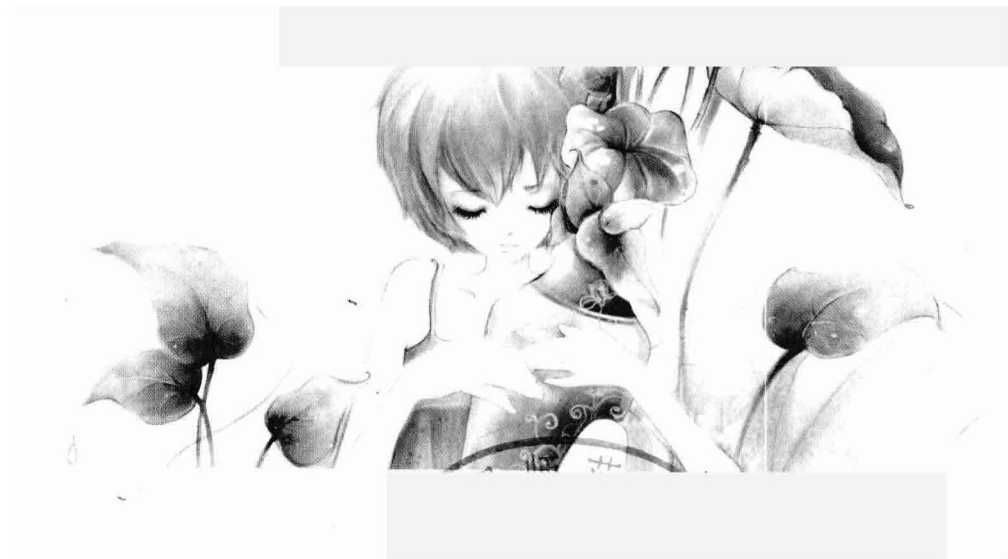
## 贝壳

《故事 Party》独家连载“最受读者欢迎”长篇小说

任玉璠  
著

# 贝壳

SEASHELL



其实，每一枚贝壳的形成，  
又何尝不是一个少年经历时间磨砺的历程？

最初，我们都有一颗柔软的内心，对这个世界毫不设防。  
然而终于有一天，要为自己裹上刀枪不入的盔甲，  
用来抵御所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力量。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我相信在亿万年前，当整个世界都处于蔚蓝海水的覆盖之下，贝壳还是一种毫无防备的软体动物，沉静潜伏在海洋深处。

地壳运动令整个时代破裂颠覆，海浪翻涌，安逸的生存环境已然消失。贝壳柔软的身体开始不堪重负。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它渐渐进化出一种神奇的腺细胞，这种细胞，可以分泌出保护自己脆弱身体的钙化物。

于是就成为，如今我们所看见的，坚硬的贝壳。

其实，每一枚贝壳的形成，又何尝不是一个少年经历时间锻造的过程？

最初，我们都有一颗柔软的内心，对这个世界毫不设防。然而终于有一天，要为自己裹上刀枪不入的盔甲，用来抵御所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力量。

## Scene 1

早晨。

城市的早晨总是和空气浑浊、人声鼎沸、交通堵塞这类词汇排列在一起，高楼将灰蓝色天空切割成规矩的格子，纵横交错的电线牵扯其中。市内无风，道路两侧的花木，被修剪成中规中矩的形状，精神萎靡，一动不动。

而我每天就穿行于这些半死不活的背景之下，到达一个更加半死不活的地方——学校，那是一个极端禁锢身心自由以及限制人生乐趣的地狱，整日不知疲倦地生产各类试卷。老师们无论凶神恶煞还是温柔和蔼——其实都是面具，在这些面具之后，共同的宗旨就是分数。同学们么，表面上玩得都好，可是每次考试后，紧张兮兮凑过来打听分数的模样，实在虚伪得令人讨厌……

我躺在床上，眼前过电影似的闪过以上画面，于是失去了睁开眼睛的勇气。当三个闹钟两个手机在四面八方都警示过一遍之后，仍旧没有起床的打算，卧室大门被踹开，我爸拿着鸡毛掸子冲进来，不顾青春期的少女深海炸弹一样危险的小情绪，大喝道：“林贝壳！我要掀被子了！”

这时,我不得不睁开眼睛,第一个跳进视线的,就是书桌上的倒计时牌,鲜红的大字:距中考还有六十天。

真是令人绝望的人生啊。

平心而论,我的成绩不算差,老师说这个成绩直升本校不成问题,我非常满足,毕竟Y中也算重点高中。但如果你硬要以是否出产过高考状元来定义重点高中,那么很遗憾,Y中始终没在这上面扬眉吐气过。

我爸神叨叨地说这是Y中的风水问题,至少五十年内是没法解决了。因此林贝壳想上清华北大,就必须进澄景找出路。

澄景中学,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学,每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一本上线率,几乎包揽了省里全部的状元榜眼探花,一点活路都不给别的中学留。能够进入澄景的学生,都是从几十万考生之间杀出血路突出重围的精英,脑门上贴着“前途远大”的标签,熠熠生辉。

我认真审视了一下自己,觉得还是继续膜拜比较好。

慢吞吞洗漱完毕,换上校服,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为了振奋我这颗疲惫的心灵,临出门时,我妈居然还假惺惺地举起拳头,说了一句:“干爸爸!”(日语“加油”的意思)

我翻翻眼睛,“恶心。”

结果是一个书包直直冲我砸过来。

下楼,纪白已经在等了。这个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男生,通俗点说,就是青梅竹马。从小玩在一起,就读于同一个学校,平时形影不离,至今还没有闹出非正常情感的原因很简单——

比如这个早晨,纪白同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林贝壳,跟你讲过多少回,刷牙时要弯腰,你看你一头一脸一身的牙膏印子,啧啧,真是……”

他一边说,一边跑过来,上拍拍下拍拍,直到我红着眼睛大吼一声“不是要我把你那只手剁掉”时,才触电一样地跳开。

叹为观止吧?

你觉得我会喜欢这么琐碎到变态的男生么?



变态今天没有骑车过来，他脸色微红地解释道：“我爸说，快中考了，以后我们坐车去学校。”

“不。”我拒绝，“每次挤公车，我都会掉下来。”

“不是的。”他说，“是我爸的专车。”

所谓专车，就是国家机关配给人民公仆，不让他们有限生命浪费在无限路途上，抓紧时间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当然，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

无视石油价格的一涨再涨，专车数量仍旧以惊人的速度向上攀升。尤其在上学高峰期，经常可以见到几辆明显是机关牌照的小车僵持在狭窄的校门口，进退两难。

有些事情，你可以很轻易地抨击别人，可最终自己也无法免俗。就像我经常跟着新闻批判有人利用职权浪费国家的汽油钱，但依然在那辆奥迪A6 缓缓驶过来时，欣然自得：太好了，再也不用蹬单车蹬到头昏脑涨了。

纪白很是局促，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从来不觉得作为一个高官子弟，应该享受什么特别待遇。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要中考了……我爸说……中考很紧张……”

还没说完，车窗里伸出司机的脑袋，熟络地招呼，“嗨！小少爷！”

纪白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

最终还是磕磕碰碰上车了。司机小张很年轻，据说以前是开公交的，养成了——不急不缓的好性子，对“效率”这个词毫无概念。当我们在校门口和几辆车挤成一团时，他索性松开方向盘，任几辆车子僵持住。

对面大众车的主人先失去耐心，伸出脑袋骂，“奥迪了不起啊？有本事开辆劳斯莱斯来！”

以奥迪A6 的价位来说，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这辆车所代表的身份，能配得起这辆车的领导，纪白爸爸，职位显然不是一般。

因此小张同志只是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为了体现自己作为领导司机的素质，连尊口都懒得开。

我和纪白待不住了，眼见上学就要迟到。交换一下眼色，便很有默契

地推开两边车门，拎着书包下了车。

回头看见几辆车仍然意志坚定地堵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按喇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车辆加入这个豪华的队伍，笛声响成一片。

远处急促的上课铃声也来凑热闹，纪白赶紧拉起我往校门里跑，在我们班，迟到一分钟，罚扫一天，依此类推。

我疲惫地跟在纪白身后，跌跌撞撞，四周都是和我们命运相似的同学，大家狼狈地打招呼，一边抱怨“作业太多早上就忍不住多睡了五分钟”。

多睡五分钟的代价，就是必须踩着上课铃冲刺。教导主任虎视眈眈站在教学楼门口的模样，让人有种世界末日的绝望。书包甩得后背生痛，咖啡沿路洒了一地，这种特殊的饮料，总是把黑眼圈喝得越来越深。

我仰头问纪白，“每天都得这样吗？”

他回过头，迷惑地扬起眉头，“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在这个浑浊烦闷的世界上，会不会有一个人，和我们都不一样。

上课铃响起的同时，陆未一只脚刚跨进 Y 中校门，在听到铃声的一刹那，他皱皱眉头，果断地将脚收了回来。

反正也迟到了。

两个月来第一次光顾学校，居然就迟到了。头天晚上教导主任亲自打电话，请他无论如何都来“应酬一下”，陆未则很爽快地答应“一定抽个时间”。这个时间的概念很广阔，今天迟到了，那就明天吧。

想到这里，他回转身。

阳光下，一身白衬衣和蓝布裤洁净无比，淡淡散发出光芒。乍看上去很普通的穿着，但倘若翻开这些衣物的商标，你就会瞬间明白什么叫品质。

在同龄人还以 NIKE,ADI 为荣的阶段,陆未显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走到马路边,扬手拦下一辆车,“去城北画室。”

其实陆未本人对艺术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去画室也未必一定要画画。作为一家专门培养艺术类考生的画室,城北画室的声誉并不好。每年中高考后,其他画室都要在门口打上诸如“庆祝×××被国美录取”“庆祝××被澄景特招”之类的广告,而城北画室永远没这个机会。

因此学费也是相对便宜的。

艺术这个词一贯和金钱挂钩,好的颜料,好的画纸,好的图册,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陆未第一次出现在画室,就被老师看出一身不菲的穿着,进而肯定他优越的家境,因此强烈邀请他加入。

而陆未笑一笑,“对不起,我没兴趣。”

听见这句话,周围忙着在画纸上涂抹的未来艺术家们都停下手,好奇地打量这个 15 岁的少年。

首先,这个少年长得不错,值得原谅。干净的眉眼,笑起来异常温和,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出身良好的信息,看上去很好欺负。

但艺术家们都直觉敏锐,知道平静的外表下常常是暗流汹涌。

陆未仍旧旁若无人地光临画室,久之熟悉了,大家就邀请他来当模特,供人临摹。陆未并不推辞,他可以一动不动坐上四五个小时,被誉为城北画室的活化石。

此刻,活化石坐在那里,面无表情。未来艺术家们一边勾画,一边唧唧喳喳地交流着。

“今年考国美有希望么?”

“不晓得,总要试试喽。文化分很头痛啊!”

“这都是我第三次考了,每年跑一次杭州,郁闷呀。”说话的女生,微微昂起头,“不过,考不上国美,我死都是不甘心的。”说完,又笑着拍了拍身边一个小女生的脑袋,“还是你们初中生压力小,Shell,你得了省里的奖,直升澄景高中是没问题的啦。”

叫 Shell 的女生低着头，一声不吭。她很瘦，肩膀削薄如纸，短发别在耳后，白衬衣洗得发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和周围花枝招展的学姐相比，显得十分寒酸。

陆未的目光，飞快扫她一眼，又飞快移开。

老师正慢慢巡视着学生的作品，不时指点一下。走到 Shell 旁边，看一眼她的颜料盒，眉头忽然狠狠揪起来，“怎么没买我指定的那种颜料？”

“挺贵的。”女生声音很小，却绝对固执，“平时练习，我觉得没必要。”

“我说过，作品质量和颜料质量是成正比……”

女生抬头，冷冷冒出一句，“也和老师的提成成正比吧？”

老师被噎住，女生重新低下头，不再多说。整个画室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气氛，一阵手机铃声救场般响起，陆未慢吞吞地摸出手机，按下通话键，那边传来一个冷静客气却不失威胁的句子，“陆未同学，我要在下节课之前见到你。”

是校长的声音，陆未吐吐舌头，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对着某个虚空的角落挥了挥手，然后拉开门，走了。

留下一画室的惊诧。Shell 支起眼睛，以不易察觉的目光送陆未离开。

画室大门砰的一声弹回，截断了所有视线。

上午第三节课，睡眠不足的情绪尚未恢复过来，当教室大门拉开，一股强大的气势袭来，困顿的精神霎时清醒。

某些老师就是有这种本事，当他（她）驾临时，气场会有一种石破天惊的作用——比如我的班主任孔学惠。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小女人，常年把自己包裹在黑色套装里，戴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极力想打造出沉稳干练的形象，却不知道看上去压根就像一只黑压压的老蝙蝠。

初一刚进校时，她立在讲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介绍自己，以及自己超凡脱俗的教学能力。着重强调“我姓孔，孔子的那个孔”，言语间仿佛所有姓孔的都应该是著名教育家似的。台下同学稍有微词，她一个黑板擦甩过去，正中学生额头。铺天盖地的粉笔屑里，那个同学愣了愣，然后咧嘴大哭。

很不幸，那个倒霉的同学就是我。

那一年，我13岁，很怕痛也很要面子。孔学惠老师看都没看我一眼，继续洋洋洒洒夸张下去。“我保证在三年内带领你们赶超澄景的语文水平，其他科目就不敢说了，毕竟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像我这么优秀……”

于是在我的印象里，开学那天恒久保持着一幅奇异的画面：台下，某个学生撕心裂肺地大哭特哭，台上，某个老师手舞足蹈地大讲特讲。

而三年眼见过去了，我们和澄景的差距仍旧像银河一般遥远。每回上头公布澄景的成绩单，都让人望尘莫及地捏一把汗。

于是孔老师又说了：“学生的素质也是个重要因素，我忽略了这一点……”

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能力高超的老师仍旧在教着这帮素质低下的学生。我几次想劝她去澄景试试，奇迹老师加上奇迹学生，简直都能翻拍《哈利·波特》了。

此刻，孔老师将卷子重重一砸，两手撑住讲台，脑袋前伸，摆出了她的经典架势。我们赶紧坐好，预备开始聆听教诲。

“教了你们快三年，自觉尽力了，但有的同学还是让我有犯罪感——”她语气一重，“让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列祖列宗。”

我全身一寒。心想这个女人又要拿分数说事了。中考前这段时间，各个班都明里暗里地竞争着，在零分零零零几的平均分上斤斤计较。说实话孔学惠这人教学能力确实很一般，但若论起自尊心，那却是卓尔不凡的。各班级排名一点点的波动，都足够令她气血上涌、坐立不安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孔老师没有把卷子一张张摔到每个同学脸上，而是单独抽出某一张。单薄的纸张在她手里瑟瑟发抖。“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有人

顶着一个花岗岩脑袋转不过弯来！看看这篇作文，‘心动’——这都写了什么狗屁东西？”

她翻开卷子，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读，“那个如花朵一般绚烂的少年……白色衬衣整洁而干净……温暖的春夜……他尖锐的锁骨突如其来划痛了我的眼……人生如此疲惫而漫长，这或许就是最隽永的纪念……”

读着读着就再也继续不下去了，脸色绯红，“淫秽！下流！我替这位同学羞愧！”她恶狠狠说。

《心动》，是这次九校联考的作文题，本身就让人产生歧义。虽然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不太单纯，下笔时却心有灵犀地往祖国山河一片大好的方向靠近，而这位花痴，显然落进了题目的圈套。

“好了，都反省一下！中考时写这样的作文，你们就死定了！这位同学视死如归，实在可歌可泣！”孔老师仔细抽出那张特殊试卷，把剩下一沓扔给学习委员分发，扭过头又说了一句，“林贝壳，跟我来办公室一趟。”

五雷轰顶，笑容凝固，我呆住讲不出任何话来。全班同学的目光刷刷刷向这边看齐，我顿时感觉全身上下都被贴满了“原来是你”的标签。

亲爱的孔学惠老师，你早不召唤我晚不召唤我为什么偏偏要在讲评完这篇作文之后才找上我？这不明白告诉人家，林贝壳就是那个花痴么？

问题是，这篇作文的确不是我写的。

我觉得自己冤得可以把窦娥踩在脚下了，咬咬牙，还是一脸血红地跟着她出了教室。正在为那篇作文惴惴不安时，却看见，走在前面的孔学惠，漫不经心将试卷揉成一团，嗖的一声扔下楼去。

纸团顺着气流的轨迹，成抛物线下落，然后，准确无误地砸在了陆未的脑袋上。

正是四月，和煦的风，校园被浓郁的树木覆盖，甚至连树冠都要不堪

重负，叶片在阳光下泛着一层鲜绿的光，整个背景看上去非常梦幻，非常童话。

按照偶像剧的设定，此时该有一个女生小跑着出场，怀着歉意，与王子视线碰撞，电光闪石，天雷地火，他非常温柔、非常清澈地向她展开一个天地失色的笑容，说上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然而现实是这样的，王子被纸团砸中，他抬起头，眯着眼睛揣摩了一会儿，回应他的，只有头顶不时闪着光点的玻璃窗，王子沉默一阵，随之冒出非常清晰的一个字——

靠！

陆未觉得这一天很不对劲，先是迟到，后是被砸，仿佛冥冥中有种神秘的力量阻止他来上课。但倘若现在打个电话给校长说“对不起，我明天再来，因为今天风水不对。”——这种理由，恐怕会把校长气得七窍流血吧？

他索性停下脚步，靠在一棵粗壮的梧桐上。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漏下来，星星点点映着胸牌上的姓名：初三(9)班，陆未。

陆未缓慢地用手指抹平那枚纸团，完整的试卷展现出来，红笔批改的痕迹，以叉居多。他笑一笑，将视线凑近左边的姓名栏。

黑色油墨笔，赫然标识着：初三(6)班，林贝壳。

陆未皱起眉头回想一阵，也没有太多线索，于是随手一抛，纸团撞到路边的垃圾桶，有误差，顺势滚落在地。

纸团落地的同时，身后响起一个训斥的声音：“陆未！你在干什么？”陆未没有动，等到那个声音气喘吁吁追上来，拎住他的衣领，“怎么又不穿校服？”

回过头，是校长湿汗淋漓的一张脸。陆未扯起一个颇为无赖的笑，“陈叔叔，你叫我来学校，就是为了看我穿校服啊？”

如果笑容也可以算种武器的话，陆未已经是所向披靡了。陈校长怔一怔，再开口时已然转换了语气，“未未啊！”他苦口婆心说，“你怎么可以天天逃课呢？马上就要中考了，虽然我知道……”

陆未一口驳回，“我成绩又没退步。”

“是的……但是……”

少年狡猾地眨了眨眼睛，“上次市里的物理竞赛，我是特等奖吧？”

陈校长的声音很虚弱，“是的……但是小聪明这种东西……”

“你去跟我爸妈谈吧。”

陆未已经不耐烦，语气开始生硬，但一脸笑容还是赏心悦目。他老道地拍拍校长的肩膀，“陈叔叔，我先走了啊。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爸妈谈。别客气！”

陈校长呆在原地，眼睁睁望着陆未越走越远的背影，嘴角浮起苦不堪言的无奈。

“找我爸妈谈”——开什么玩笑？他亲眼见过陆远德为儿子一个电话——“爸，信用卡怎么不能透支了？”而立马抛下几十人的会议去银行增加信用额度，一脸义无反顾的幸福看得人毛骨悚然。而陆未的母亲方然，则是在他人规劝“不要太宠溺小孩子”时，总要睁大眼睛反驳一句——“我就这一个儿子，我不宠他难不成要宠你？”

由此可知，整个陆家，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都是极其令人绝望的。

而陆未也的确替父母争气，堪称天才。虽然经常逃课却成绩优异，虽然心高气傲却待人有礼，虽然性格散漫却也品行端正。这样的陆未，让人心存异议却又无从反对。

天才少年陆未吹着口哨出了校门。

将近正午，他坐上一辆出租车，略微想一想，然后对司机说：“去城北画室……哦不，还是去新天地吧。”

新天地广场是这个城市新兴的购物中心，所在的整个区域都被划为未来 10 年的重点开发对象。奢华现代程度可见一斑。

而不会有人想到，在整幢宏伟光鲜的大楼背后，却是一片肮脏杂乱的



胡同。已经拆迁一半，剩下一半摇摇晃晃的房子，都是些顽固不化的钉子户。而随着区域的进一步开发，这些钉子户显然也不可能坚持太久。

每天都有人搬走，每天都有人扯着横幅坐在弄堂口示威，要求增加安置费。当然也有些人，思想活泛，聪明地利用了新天地广场的客源优势，在自家楼下开起小吃店。

比如此刻陆未面前这家“丁梅香快餐”。

逼仄狭小的店面，招牌只是一块门板，没刷油漆的那面朝外，粉笔书写的店名，字却出奇的好看，陆未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手笔。

店内没有一个客人，因而连灯都舍不得开。油腻的碗筷满满堆在门口，和污水共生共存，偶尔还有苍蝇来凑热闹。

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里面大发雷霆。“老娘开张快一个月了！来几个客人用一只手都数得清！看人家都开得好好的嘛！老娘就是背，背透了！自从嫁了你那个死老爸就开始走背字，再生了你个死丫头，就干脆不给老娘活路了！”说到这里，话题一转，“老娘赚钱这么辛苦，你这个死丫头还不给我好好读书！画什么画！乱涂乱抹能考清华北大啊？能发财啊？你看你那个破成绩，捡都捡不起来！跟你讲到时考不上大学我就不管你了！爱上哪上哪去，卖画还是卖身都随便你！老娘就当生了块叉烧！”

女生小声辩解的声音，“……我可以考美术学院的……”

“美术学院?! 你还好意思说?! 学完了去干什么? 你没看天桥上面给老外画素描那帮人，五块钱一张！都是美术学院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想你个大头鬼！”中年妇女的声音更愤怒，“你不要给老娘异想天开！老娘就是不让你搞那些鬼东西！也付不起那个钱！一节课几百块，一盒颜料又是几百块，你要我去卖血不？卖血不够我去卖器官！行不?! 把你妈搞死你满意了不?!”

女生哭起来，“妈妈，你不要说了……”

陆未静静站在门口，手垂在身体两侧，慢慢地攥成一个拳头。新天地